



巴塘是历史上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(王正经 轩视界)

巴塘关帝庙：民族团结“大庙会”

□ 李贵平 文/图

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，位于川西金沙江中游东岸的川、滇、藏三省区结合部，三面环山的巴塘县城，满目苍翠，国道318线纵贯县境，历来为汉藏东西交通的重镇。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；到了巴塘，忘了爹娘”，这句民谣是人们对于富庶巴塘的赞扬。

巴塘是历史上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，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。在县城夏环镇的孔打伙村有一座始建于清乾隆时期的关帝庙，无言地叙说着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沧桑。自清代乾隆后期，随着“关帝信仰”在藏族地区的传播与本土化，并与当地社会和谐衔接，关帝庙成为当地藏汉民众社会生活的公共场所。体现了汉藏民间文化相互认同、包容共生。



废旧的土墙木廊，木廊上的雕花仍清晰可见

关帝庙：混搭的汉式房屋

我到巴塘来过几次。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总是让人留恋，县城街上那些头戴藏边牛皮毡帽、身穿宽袍大袖的藏巴(外衣)、右臂袒露的藏族汉子，粗犷豪迈，他们藏靴闪亮，佩剑华丽，非常拉风。深秋时节再到此地，天高云淡，总让人心旷神怡。

那天下午，我们在巴塘县文化馆工作人员益西拉姆的陪同下，来到城郊夏环镇孔打伙村，看到了这座始建于清乾隆时期的关帝庙。阳光明丽，白云遮不住高远的天空，露出它那奢华的蓝色锦缎，远处那种极富层次感的藏寨伴着碧绿的树木，与蓝天、白云、青山等互为衬托，一幅大自然的写意山水画卷。

益西拉姆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后被分配到巴塘县文化馆，高原热烈的阳光将她秀美的脸庞照得红扑扑的，看上去格外可爱，她不无自豪地说，这座关帝庙是康巴藏族地区少见的汉式庙宇，是为了供奉三国时期蜀国的大将关羽而兴建的。千百年来，关帝庙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，一座关帝圣殿就是那方水土民俗民风的展示，一尊关公圣像是千万民众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寄托。

明亮刺眼的阳光放大了我们参观关帝庙的热情，脚步也加快起来。历经岁月沧桑，关帝庙已剥落风蚀，一面风马旗在老房子的屋檐上有气无力地摇曳，但从残留的屋檐、屋梁以及依然精致的雕花上，仍可辨认出它曾经是一座气势不凡的精致庙宇。

细看发现，关帝庙是典型的汉式房屋结构，外墙采用藏族传统的泥墙式建筑，因巴塘这里石头少，人们就地取材用泥巴造房子；庙宇的屋脊屋架一些木头为彩绘，虽有剥落，但仍可见其精致，下面大殿里堆放的一些拆卸下来的木头，虽显陈旧，亦可见类似的彩色描绘，侧殿也同样可见零星壁画的痕迹，颜色虽已黯淡，笔触依然灵动……

如果外面不是立有“关帝庙”三字，我还以为来到了一座旧时土司人家的遗址呢，它在造型上很有些汉藏“混搭”的意味。据说当年关帝庙从主柱到横梁都绘有琳琅满目的唐卡壁画，如《四大天王》《如意膝》《上乐》《吉祥天母》以及《桃园三结义》《单刀赴会》《过五关斩六将》等，每幅画都表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和传说。只是现在历经岁月侵蚀后只可见其部分和残留了。

我在关帝庙一扇旧木门的两侧，看到一副对联：心存大学明新内，志在春秋笔削中。“大学明新”应该出自《大学》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。”“春秋笔削”的本意是指孔子写《春秋》之事。对联大致表达出遇事通达、心性明朗、学以致用的意思。对联于此，引申之义不外赞扬关羽为一介武夫，却心存春秋大义，忠义为一，这也是后人忘不了他的根本原因吧。

雍正时川滇陕商帮筹资修庙

巴塘的关帝庙是何时修建的呢？据考，清雍正年间，来巴塘做生意的汉族同胞组织成立汉商公会(又叫财神会)，由会首管理事务。汉商公会成立目的是为增加凝聚力，求得生意上的合作发展，随着在巴塘做生意的商人越来越多，汉藏同胞的商贸往来也愈加频繁，年年月月，看着远飞的大雁，远离故土的汉族商家把巴塘当成了第二故乡，觉得有必要修建一个庙宇或会馆之类的可祭祀聚会之所，祭祖拜宗，又可互通一下生意上的信息，逢年过节也有个热闹欢庆的场所，算是抱团取暖。同时，那时的汉族商人与巴

塘本地藏族女子结婚生子，为了让子孙懂得内地文化，健康成长，也觉得有必要修个关帝庙。

雍正五年(1727年)夏，格桑花开得正旺，汉商公会联络当时清政府驻巴塘的汉族绿营官兵(清朝规定汉兵用绿色军旗)，倡议修建关帝庙，消息传出后得到很多人响应，修建费用除会员捐助外，还向巴塘内外的汉族官商募捐，最后善款齐备，才得以购置庙地基，建庙宇，立神像，设戏楼、修钟鼓楼等。为了对工程把好质量关，汉商公会还推选3人为会首主事，负责建庙的事务，他们又从内地雇请了一批手艺好的泥工、石匠及雕刻师来巴塘，让那时宁静的高原古城一下子热闹了不少。

地方志记载，当年出力出资修建关帝庙的人员除了巴塘的80名商界士绅(藏语“冲巴甲觉”)，还有清廷派驻于此的绿营官兵83名。他们的姓名也铭铸在同时铸造的大铜钟上，以示纪念。可惜的是这个大钟现已不在。因多种原因，关帝庙于乾隆二十九年(1764年)才终于建成。

那时的关帝庙是巴塘的一个地标建筑，占地一万多平方米，建筑的触角向外延伸，气势恢宏，庙内塑有轩辕黄帝、嫫祖、财神及关羽神像，还塑有鲁班、孙膑、关平、周仓，庙后还修有观音殿；主楼之外还建有魁星阁、戏台、钟鼓楼和大院坝，整体院落，层层叠叠，错落有致。庙子东侧的钟鼓楼里有一口铜铸大钟和一面大型皮鼓，每月初一、十五鸣钟击鼓，表示这两天为敬奉“关帝”的日子。

关帝庙竣工后，人们在此兴办汉私塾，收纳汉族学生的同时，也欢迎藏族学生来就学，一律免费，教育经费由汉商公会出资，主要教《百家姓》《四书五经》《三字经》《资治通鉴》以及汉藏民族文化礼仪等。1748年汉商公会改名为川滇陕三省同乡会，汉藏往来及文化商贸活动也更加密切。

巴塘关帝庙的修建对康藏地区的文化互融有着积极的影响，人们崇敬关羽、朝拜关帝庙，成为一地习俗。汉藏更加紧密的文化交流，促进了巴塘商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。自此，各路人马来此集会，袅袅香火，代代相传，一如藏家门窗前的风马旗，带着祈福的声间讯，飘荡在茫茫苍苍的川西高原。

关公“助兴”汉藏民族盛会

有了关帝庙后，巴塘形成了以商人为主的汉商公会和以军人为主的单刀赴会，而关帝庙则是民族文化交融的平台。据《巴塘县志》载：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，都要在此举行隆重的财神会；每年的农历九月十三日则是关帝庙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，这里也像内地一样，要举行关羽单刀赴会的节会活动。

这也是一年中美帝庙最热闹的日子，汉藏人民在此一起“赶庙会”。那时寺院的喇嘛还会抬着两三米长的铜钦鼓吹奏，铜钦主要用于盛大庆典，它是用铜和银制作而成，在固定场合放在木架上吹奏，也可在行进时扛在人肩上吹奏。它浑厚的声音几公里外都听得到，很有气势。

铜钦长号响毕，当地德高望重的高僧会左手捧香盘，右手端盛有青稞酒的酒杯，口诵经文，将酒洒向三界。随后，与当年属相相符的三个男人手中分别拿着“达达”(祭祀用品)、羊腿以及装满糌粑和酥油的“塔罢”(铜质碟子)，随着铜钦的奏鸣，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方向分别喊“恰古修……央古修……”意思是把好的运势、福分、财富都召唤回来，祝愿汉藏同胞吉祥如意，事事如意！

《巴塘县志》记载：关帝庙最热闹时，人们一边跳着弦子舞，一边唱着古老的民谣，追念

茶马古道上那些赶马人走过的漫长岁月，这些歌谣又从巴塘传唱回荡在川西高原上，春风化雨般传递到芒康、昌都，再西进林芝、工布江达、山南、拉萨……汉藏马帮们携手合作，犹如生长在沙漠里的胡杨，行走于天地之间。

经幡飘扬，鼓乐喧天，阳光宣泄着人们的热情。人们在财神和关帝塑像前，用猪牛羊三牲祭祀膜拜，奶茶、酥油、奶渣、糌粑、青稞面和牛羊肉的香味四处飘荡。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意犹未尽，关帝庙内唱起了川剧、滇剧、秦腔等，身着长袖绸衫、无领坎肩的美丽的藏族女子跳起了巴塘弦子，载歌载舞，一派和谐欢乐的景象。

秋阳热烈，我们离开关帝庙，在益西拉姆的陪同下，那天下午，我们又到了离关帝庙不远的金弦子广场，在那里见到了康巴民俗文化研究者和巴塘孩子的传承人扎西。

扎西对我们说，巴塘关帝庙的过去具有会馆的性质，是内地社会组织与文化习俗向巴塘移植的产物。自清代乾隆后期，随着“关帝信仰”在藏族地区的传播与本土化，关帝庙也成为当地藏汉民众社会生活的公共场所，并且吸纳了部分藏族宗教元素，以此实现与当地社会的衔接，这座承载着忠义情结的关帝庙为当地包容认同。它是汉藏民间文化习俗相互认同吸收的结果和见证。

同在这里的扎西格乃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，他的说法也很有意思，他说巴塘藏族其实也崇拜关羽大将军，称关帝庙为格萨尔拉康或格萨拉康，意思是格萨尔王之神庙，格萨尔是公元十一世纪藏族传说中的大英雄，他一生戎马，扬善抑恶，是藏族同胞心目中的英雄。当年关帝庙内的关公、关平、周仓三个历史人物，也曾被当地藏族群众看做格萨尔王三兄弟的化身。

清同治九年的一天，公元1870年3月10日。残雪未及消融，巴塘等地发生了大地震，关帝庙被震塌，损毁严重。大灾之后，时任巴塘粮务委员会的吴福同召集汉商公会共商修复关帝庙事宜，后在川、康、藏各地官府商贾的资助下，又得到巴塘正副土司(即大二营官)等的赞助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修复工程于1870年4月动工，4年后完工，关帝庙再展雄姿。因当时参加关帝庙重建的主要是来自川、滇、陕三省的商人，也有在巴塘任职的汉族“流官”，因此关帝庙定名为“三省会馆”。



历经沧桑的巴塘关帝庙旧址



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四川经济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微博，欢迎和我们的话题#川行无边# #地球是圆的#互动。

本报声明

本版所登稿件若需转载或编辑出版，应经本报许可同意，并按有关规定向作者支付稿费。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